

古都大同系列丛书

主编 马 斌

大同史略_下

姚 斌 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古都大同系列丛书

主 编 马 斌

大同史略

(下)

姚 斌 力高才 等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同史略 / 姚斌等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7
(古都大同系列丛书/马斌主编)

ISBN 978-7-5378-3912-9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文化史-大同市 IV. ①K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814 号

书 名	大同史略·下
主 编	马 斌
责任编辑	高海霞
装帧设计	马慧雯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900 千字
印 张	128.5
印 数	1-3000 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大同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12-9
定 价	1200 元(全六册)

古都大同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马 斌

编委会副主任 邓兴亮 李恒瑞 聂还贵 要子瑾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名)

力高才	尹 谦	王丽萍	王 恒
王 林	邓兴亮	古鸿飞	张佃生
张 焯	张晓飞	李大宏	李大钧
李文忠	李恒瑞	苏 珍	谷盛明
姚 斌	胡怀生	要子瑾	赵佃玺
赵忠阁	郝应府	聂还贵	高 平
尉连生	曹 杰		

《大同史略》作者

第一章	华夏文明发祥地(史前文化)	要 进
第二章	秦时明月汉时关(先秦 秦汉)	力高才
第三章	百年都会世界殊(魏晋南北朝)	曹 杰
第四章	移置云州大同军(隋唐五代)	赵忠阁
第五章	不拘一格用人才(辽代)	李 晟
		李 昱
		李 昌
第六章	大倡文化重教育(金代)	高 平
第七章	民族融合主旋律(元代)	李大钧
		李大宏
第八章	金城汤池甲天下(明代)	姚 斌
第九章	茶马古道响驼铃(清代)	姚 斌
第十章	红旗插上凤凰城(民国)	高 平



(下)

第五章不拘一格用人才（辽代）	269
第七节 喜看云州万家合	311
第八节 代代名家求大同	323
第六章 大倡文化重教育（金代）	327
第一节 灭辽战大同入金	327
第二节 西朝廷权倾天下	331
第三节 控西夏南伐赵宋	337
第四节 农工商各业兴旺	340
第五节 教文科灿烂发达	349
第六节 修寺院再铸辉煌	359
第七节 四海于今正一家	363
第八节 蒙古军血战西京	366
第七章 民族融合主旋律（元代）	369
第一节 直下中原一跳板	370
第二节 首执山西施政权	375
第三节 建制犹存西京韵	380
第四节 置事更显北地缘	384
第五节 局院技艺多失散	389



第六节 市井商情少流传	395
第七节 人文世态融四海	399
第八节 元时大同不一般	405
第八章 金城汤池甲天下（明代）	409
第一节 常遇春攻克大同	410
第二节 徐达重修大同城	412
第三节 代王桂就藩大同	415
第四节 土木堡英宗被俘	417
第五节 郭总兵大破瓦剌	419
第六节 修长城守边保疆	420
第七节 边五堡守卒哗变	425
第八节 开中法晋商兴起	428
第九节 俺答汗入边犯境	431
第十节 通贡市隆庆议和	432
第十一节 李自成攻占大同	437
第十二节 俏金莲大同婆娘	438
第九章 茶马古道响驼铃（清代）	445
第一节 清军攻占大同城	445
第二节 姜瓖降清复抗清	448
第三节 多尔袞野蛮屠城	451
第四节 佟养量修寺筑城	454
第五节 康熙回銮过大同	456
第六节 驼队马帮走西口	458
第七节 大同兴起义和团	462
第八节 慈禧西逃过大同	470
第九节 辛亥革命举义旗	472
第十节 文化繁荣硕果累	480

第十一节 手工作坊遍古城	488
第十二节 地名文化显特征	494
第十三节 八景风光壮山河	498
第十章 红旗插上凤凰城（民国）	507
第一节 五四运动撼古城	507
第二节 创建大同党组织	509
第三节 革命斗争蓬勃起	512
第四节 声援“五卅”同敌忾	517
第五节 阎冯交战大同地	519
第六节 晋奉拼杀祸雁同	522
第七节 大同特支新组建	524
第八节 抗日救亡掀巨澜	527
第九节 “牺盟”春潮卷塞北	530
第十节 山西抗日第一战	533
第十一节 罄竹难书日罪行	536
第十二节 日军侵占大同城	543
第十三节 古关大捷壮国魂	546
第十四节 杨团大胜冯家沟	550
第十五节 创建抗日根据地	552
第十六节 军民奋勇反“扫荡”	556
第十七节 反摩擦赶走白顽	560
第十八节 李林捐躯郭家窑	562
第十九节 破袭战大显神威	566
第二十节 加强一元化领导	568
第二十一节 整风运动结硕果	570
第二十二节 大生产丰衣足食	572
第二十三节 精兵简政成果丰	576
第二十四节 组建市委迎胜利	579



第二十五节 蒋阎军窃占大同	582
第二十六节 反侵袭保卫果实	584
第二十七节 “军调组”抵同调处	587
第二十八节 反“蚕食”军民显威	590
第二十九节 晋北战役扫顽敌	592
第三十节 大同战役震敌胆	597
第三十一节 土改、整党春潮涌	604
第三十二节 支援全国做贡献	609
第三十三节 红旗插上凤凰城	611
后记	622

第五章 不拘一格用人才

(辽 代)

第七节 喜看云中万家合

辽西京南依北宋疆域,北扩大漠诸部,西傍夏国领土,东去辽人旧境,这里各族部落众多,人民迁徙频繁,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兄弟,共同承担起保卫和建设这块热土的重任。在辽朝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封建国家中,西京既是一个民族多样化,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更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的样板地区。

一、民族

在辽建国的二百多年间,契丹民族始终是辽国大地上的统治阶层和主体民族。辽国中央政权委派到西京各地的京城留守、节度使、刺史、县令以及管理契丹移民部落的惕隐、夷离毕、林牙、石烈等一系列军政官员,大都为契丹部族成员,有不少还是契丹皇族。

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与大同地区发生着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魏书·契丹传》记载:“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飧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述说了契丹先祖仰慕平城文化的故事。唐朝中期官拜云中太守的李光弼是契丹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安抚伪大同军使高秀岩等人时,立下汗马功劳,是唐朝中兴的重臣之一。

契丹建国之后,随着辽国军队对山后九州的有效占领,契丹部落就开始不断南移内迁,落脚到雁门关外的广袤大地,成为镇守这一方土地的主要力量。诸如神册元年(916)“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辽史·太祖纪》),会同元年(938)契丹五院部和六院部的部民“部隶北府,以镇南境”(《辽史·营卫

志》),整体迁徙到云州、归化州之间的北府辖区,加强那一带的防卫。会同二年(939)乙室部“更夷离堇为大王,隶南府,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辽史·营卫志》),也内迁到西京南部的南府辖区。辽圣宗年间,为了防御西夏的进攻,契丹突吕不部奉命由长春州游牧地(今吉林前郭)迁移到西京道黄河两岸的金肃军,辽天祚帝曾于保大三年(1123)“冬十月,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辽史·天祚帝纪》)。

来到西京各地的契丹部族不留恋城镇闹市,不争夺良田沃野,而是选择依山傍水的郊甸安营扎寨,别辟新城设置石烈,他们一边放牧围猎,一边屯田戍边,保障了辽国领地的安全和繁荣。契丹民族的大批南迁,加强了西京各地的开发力度,使过去一些野兽出没,荆棘丛生的荒芜地带,逐渐转变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牧场和良田。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间,许多契丹部族已经逐渐由南迁部落转化成为西京大地上的土著居民。难怪不少史学家在记述辽代南府、北府、乙室王府的一些名人后代时,往往把他们作为西京某地人氏。

随同契丹部族南移内迁进入西京地区的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群体,如奚部、室韦部和渤海部。《辽史·地理志》载:“可汗州,……贞观八年改妫州。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太祖因之。”辽建国初,因战争移居奉圣州望云县东(今河北赤城北)的奚人讹仆括部,后来被差遣到西京倒塌岭(今内蒙古阴山中段)节度使司戍卫。辽代各个时期,部落人口进入西京州县的也大有人在,《辽史·景宗纪》载:“应州、朔州节度副使奚军小校隘离辖、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属,分赐有功将校。”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上述州郡担任军官的奚部和渤海移民,是和家属或家族一道内迁的。而他们所率领的奚军及渤海军士兵,在上述州县也会有不少。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契丹官仪》所述“其有居雁门之北,似是契丹别族”的说法。

辽西京位于辽国的西部边境,这一带还有着隋唐五代时期内迁并定居的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阻卜(鞑靼)等多个少数民族群体,如《辽史·太祖纪》载神册元年(916)七月,耶律阿保机深入代北“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因而西京各地是辽国境内民族最多样化,文化最复杂化的地区。

辽西京地区的汉族人口众多,主要居住在辽西京的内外长城之间,历史上一直是这一带的主体民族,也是辽西京辖区人口密度最大、人口数量最多的民

族成分。因历史和地域的缘故，辽西京地区的汉族早在辽朝建立之前就曾与移居到代地的突厥、吐浑、沙陀、回鹘、党项以及契丹、奚部、阻卜等部落有过长期交往和杂居的经历，甚至多有部族间的相互通婚，因此对于其他民族的习俗并不感到稀奇和陌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西京地区的汉族，有不少家庭或多或少地带有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吐浑、沙陀、党项等各个部落的血统。就在契丹建国的同时，云朔一带涌现出的五代历史名人，多民族血统的现象还非常普遍，如李嗣源（沙陀血统）、折从阮（党项血统）、李存信（回鹘血统）、张万进（突厥血统）、李金全（吐浑血统）、白奉进（阻卜血统）等等。因此，西京各地汉族群众最容易接受和亲近其他各民族部落，最容易拉近各部落之间的亲密关系，融合各民族之间的不同文化。

从辽太祖、辽太宗时起，辽廷听取汉族士大夫智囊团的建议，大胆地制定并实施了“因俗而治”的民族怀柔政策，采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史·百官志》）。这项“因俗而治”的国策，较好地处理了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狩猎部落、属国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西京、南京等汉族聚居区、东京等地的渤海人聚居区和上京、中京地区汉族移民区的稳定治理和民族融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辽时的西京，契丹、奚部、渤海、突厥、沙陀、吐浑、党项、阻卜等新老部族及汉人虽然各自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群体格局，但通过军事集结、游牧狩猎、贸易往来等等社会活动，各民族之间产生着相当频繁的社会交往，进而通过西京这个整体社会构架将各民族和各部落紧密的组合到了一起。比较典型的是在访辽宋人的笔录中，表述有许多部落群体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够流利地使用汉语言来相互交流，表达情感，而西京地区的各级官员，也都能够运用汉语官话和官方文字来处理公务。尤其当一些部族与另外的部族不能以各自的民族语言互相沟通时，还统一以汉语作为沟通或翻译的工具来进行相互间的联系。

作为辽代的主体文化，契丹民族文化也无时不在影响着内地民族。西京各地谋取和接受契丹王廷赐予国姓的汉人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与西京有关的人就有西南面招讨都监陈昭衮、北院宣徽使刘霁、山西路都转运使李俨、宋大同军节度使王继忠等等。在西京各地，除《辽史》记载陈昭衮“工译鞬”之外，不少汉族人士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契丹语言。就连出使辽西京的北宋官员余靖，也在西京各族官员的影响下，学习使用契丹语言并得到辽兴宗皇帝的青睐。辽重

熙十三年（宋庆历四年，1044）余靖以北宋右正言正旦使身份第二次出使契丹，在辽兴宗举办的庆寿宴会上，余靖即席作汉语契丹语合璧的祝寿诗，令辽兴宗非常高兴，举杯道：“卿能道，为卿饮。”余靖从容吟道：“夜筵设遼（丰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和睦）情斡勒（厚重），微臣雅鲁（拜舞）祝若统（福佑），圣寿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辽兴宗听罢拊掌大笑，两度向他举杯祝酒。从《契丹国志》记载西京地区发生的这件外交逸事来看，足以说明西京各地汉文化和契丹文化融合的十分和谐。

辽初，“因俗而治”的契丹国策，不但集中反映在民政安置上，同时还体现在辽代法律的制订和实施上。契丹建国后，“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然而，部落习惯法和汉地律令法在共同实施的过程中，处理相同案件判罚轻重悬殊，使辽王朝法律的公正性大打折扣。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曾备受推崇的“因俗而治”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变革而最终形成“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辽史·刑法志》）。在辽朝建立健全法制的过程中，西京应州人刑部郎中邢简和他的儿子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多有贡献，尤其是邢抱朴曾于统和九年（991）、统和十四年（996）两度在南京平决滞狱，“人无冤者”。

二、宗教

辽代统治者信仰佛教，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五京之中，都建有相当规模的佛寺。然契丹王朝在“因俗而治”国策的指导下，允许不同的宗教和艺术兼容并蓄。因而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景教、萨满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在辽西京都有着各自的席位，进而形成一个因俗而兴，文化兼容的社会。

作为北方五京之一，西京的佛教在辽朝历代皇帝的推动下，迎来了北魏建都以来的又一个发展高峰。云州升格西京前后的重熙年间（1032~1055），辽王朝就在这里大规模修建华严佛寺，直到清宁八年（1062）“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使之不仅成为西京地区的佛教圣地，更成为辽朝帝王的皇室家庙。萧观音被立为懿德皇后之后的清宁二年（1056），又于西京应州建造木塔作为后族家庙。当时，西京各地的知名佛寺不下百余处，仅在京城之内及京畿地区就还建有天王寺、普恩寺、禅房寺、南堂寺、涌泉寺、观音堂等各类寺庙。辽道宗加封守司空的高僧法钧，《全辽文》记载其曾为云中住持；还有名僧惠鉴、守志、守道等，从《辽史》行文来看都应是西京寺院的长老；辽代高僧云中人杜法幢撰著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在全国广为流传。

西京道教在辽代很有起色。神册三年（918）五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

下“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清顺治《云中郡志》、清乾隆《大同府志》等史料记载，位于鼓楼西侧的湛然坛（后称太宁观），是辽西京兴建的一座大型道教寺院，在全国很有影响，明洪武初利用其房舍改为大同县治。位于府治之东的龙翔宫，也是辽代兴建的颇具规模的道观。另外，著名的恒山寺庙群也一直以佛、道、儒三教共存，三教合一而著称。辽圣宗一向重视山西诸州的发展，太平五年（1025）他任命“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耶律晨武定军节度使，张俭彰信军节度使，吕士宗礼部员外郎，李可举顺义军节度使。”

辽与回鹘阿萨兰、大食、波斯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往来密切，辽皇室还与大食、回鹘有过通婚。西京作为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第三个起点，北方丝绸之路的创立之地，是这些西域国家往来东方的必经之地。有学者认为，统和十四年在（996）辽南京创建牛街礼拜寺的西域穆斯林，势必在辽西京有所逗留，他们对唐贞观二年（628）创建的辽西京清真寺必然有所关注，也必然与当时的大同穆斯林有所交往。同时，他们在途经西京归化州时，将西方回回历的星宿图传播到了那里。从大同出土的西域玻璃器上，也能够确定西域穆斯林曾光顾过辽西京。

儒教历来是中国的国教之一，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孔庙不同于其他庙宇之处是每年都会定期享受官方举办的祀典，除契丹建国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诏建孔子庙之外，清宁六年（1060）辽道宗也曾下诏“命以时祭先圣先师”。辽西京设有国子监和国子学，又属于传统的汉文化地区，是辽代尊孔崇儒人数相对较多的地方。即便没有入学识字的普通百姓，对孔孟之道也都深怀敬畏，倍加尊崇。

三、教育

在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同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未因归辽之后契丹统治者文化迥异而削弱滞后，相反因辽建西京而得以不断加强，较隋唐五代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辽西京国子学是辽朝设在大同的高等学府，这是大同地区继北魏建都之后，在这里再次设置的国家高等学府。西京国子学作为西京地区的文化人才摇篮，源源不断向国家输送着高级文化人才，促进了辽代社会的整体发展。封建王朝的京学，形式上都是贵族学府，招收的生源主要来自西京各地军政界任职的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僚的子弟，即那时所谓的“国子”们。在生源的出身门第基本确定之后，国子学还对入学员额、生员年龄、属地管理上有所限定，学员绝对没有自主择校的权力。普通百姓家庭即便涌现出“神童”、

“奇才”，也是难入其门的。辽西京国子学的设立，一方面承担了辽王朝赋予的京城学府功能，成为辽代全国性的儒学教育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也为契丹贵族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合理渠道，为辽代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国子学之下，辽王朝还在全国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州学和县学，与北宋王朝一道共同掀起了我国设立州学县学的热潮。《辽史·百官志·州学》载：西京道设有州学的地方为“八州：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儒、武、东胜”。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也说：“时五京、黄龙、兴中二府，及诸州县皆有学。”清厉鹗《辽史拾遗》又称：“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妣、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州学之下的县学，据《辽史·百官志》记载也设有博士和助教，是各地县学的主管官员和教学人员。另清《大同府志·学校》载“浑源州儒学：创始莫可纪考，历辽及金，仅存殿宇，元初州守田治增建”。“应州儒学，在州治西南隅。旧在故城西北，创自辽清宁间”。明《大同府志·艺文》收元翰林修撰李冲略《应州重修学记》说：“学之兴始于辽之清宁，迄于天庆间”。说明这两个地方也都在辽代创建了州学或县学。

官办教育之外，西京一带还开创了辽代私学书院教育的先河。清乾隆《大同府志·古迹》载应州“龙首书院：在州治西南，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今儒学是也，东为‘一经楼，’抱朴母陈夫人教子读书处”。应州龙首书院得名于州境的龙首山，为当地名胜。龙首书院是迄今所知辽代最早创立的书院，也是辽朝史料中唯一记载的北方书院，设立时间不会晚于邢抱朴去世的统和二十二年（1004）。《百度百科·书院》条说：“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始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由此可见，相对于宋朝境内的众多书院，辽朝龙首书院也是其时创建较早的一座书院。

西京地区还涌现出了当时的家学教育模范。《辽史·烈女传》记载的邢简妻陈氏“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被树为辽代贤妻良母，家学教育典型的陈氏夫人，除本人博览诗赋，涉通经义之外，最大的成就是她亲自在家中辅导6个孩子学习文化，使他们都成长为辽代名人。

国子监是封建时代最高的国家教育管理机构，辽在西京设立国子监，始终是大同历史上引以为自豪的大事。有关辽代国子监，《辽史·百官志》国子监条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祭酒、司业、监丞、主簿。国子学，博士。武白为上京国子博士，助教。”《辽史·地理志》上京道条说：“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辽史·道宗纪》载清宁六年（1060）六月，“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另《辽史·百官志》五京学职名总目条载：“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上京学。上京别有国子监，见朝官。东京学。中京学。中京别有国子监，与朝官同。南京学。亦曰南京太学，太宗置。圣宗统和十三年，赐水碓庄一区。西京学。”其中仅有辽上京和辽中京国子监及五京国子学的记载，没有辽南京、东京、西京设立国子监的记述，更没有西京国子监的设立年代。

然而西京国子监毕竟是辽代三处国子监之一，有众多史料记述了它的存在。明正德《大同府志》收左通政杜楠《重建大同府县学记》说：“大同古云中地，府县学旧在府治东，即魏之中书学，金之女真太学，辽之国子监也。”清乾隆《大同府志》说：“大同府儒学，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第，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这些记载明确了辽西京国子监的具体位置和历史沿革。结合辽的政治中心前期为上京临潢府，后期是中京大定府，晚期则为西京大同府的格局，辽西京国子监很可能设置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被迫转移政治中心“至西京”前后。其时上京国子监和中京国子监的原班人马，因战乱随天祚朝廷逃离沦陷区到达西京，将国子监与西京学合为一处并继续履行国家科举考试“放进士”等学监功能，成就了辽西京国子监的设立。辽朝后期国子监设立在西京，大大加强了西京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步伐，使西京地区蓄积的儒家人选得以爆发式的出人头地。从辽末西京地区产生的若干知名进士来看，如生活于辽末金初的云中人孟唐牧、丰州人边贯道、应州人李正臣、蔚州广灵人魏鉴、朔州宁远人虞仲文（1069~1124）、应州金城人康公弼（？~1124）、大同天成人苏京（？~1129）、朔州善阳人宁鉴（1058~1104）及其子宁喜孙、宁郑九、奉圣人沈璋（1090~1149）等，他们的成才或者与就近设立的西京国子监有关。

西京学和各地州县学的全面设立，私家学堂书院和家庭教育的有效补充，使西京地区在辽代有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掀开了大同教育史上辉煌的一

页；随后西京国子监的设立，使大同更加成为全国教育体系的领军地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四、文艺

多民族文化环境促进了文化变革，契丹人、汉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契丹字与汉字同时并用，共同创造了风格韵味独特，内容丰富多彩，时代特色浓郁的辽代文化，促使西京在文学、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对祖国文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京在辽代文学范畴的地位备受关注。移居西京地区的契丹后裔萧柳、萧孝穆、萧观音、耶律孟简、耶律谷欲等人，都是名扬千秋的辽代文学巨匠。清《大同府志》将耶律孟简列入《游寓》，说他“六岁赋《晓天星月诗》，应声而成，既长，善属文。……谪巡磁窑关。时虽以谗见逐，不形辞色。遇林泉胜地，终日忘归”。从小生活在朔州的女才子萧观音，所著《回心院》、《咏史》、《谏猎疏》等作品后人评价很高。西京地区及第的各族进士，在诗赋方面各有特色，佳作颇丰。在辽代文学作品后世遗存不多的现状下，考古工作者于1974年在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发现了辽代雕版刻经《契丹藏》12件及其他经籍刻本35件，辽代刻版彩印佛像6件，刻本《蒙求》与杂刻8件，辽人写经30件，辽代绘画1件，这批珍贵文物一下子丰富了辽代的文学宝库，其中《契丹藏》等大藏经刻，成为展现辽代文字、翻译、书法的佛教文学巨著；而一本儿童启蒙课本《蒙求》，也成为世间唯一的辽版书籍。陈述先生辑录的《全辽文》中，西京文学名士所撰作品及有关西京的文学遗存也有不少，内中仅西京文物题记，就有统和十八年（1000）《陀罗尼幢记》、重熙七年（1038）《大同县薄伽教藏木梁题记》、大康二年（1076）《普同塔经幢记》、寿昌五年（1099）《义冢幢记》等等。

辽西京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以西京地区辽宋战事为题材形成的传说，把萧太后、萧天佐、萧天佑、穆桂英、杨家将，潘仁美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形象，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由后人加工成文学演义，不但成为历代不可或缺的文学题材，甚至还拓展到戏曲、说唱等艺术领域。大同地区留下的太后梳妆楼（在大同城）、穆桂英坡（在口泉镇）、焦赞寺（在云冈西）、点将台（在恒山）、金沙滩（在怀仁南）、六郎城（在广灵）、萧太后城（在灵丘）等历史地名，更让文学演义找到了植根的土壤。尤其浑源李峪这个曾经作为契丹乙室部族的驻牧防守之地，竟然留下了穆柯寨、误阵坡、落子洼等多处与穆桂英传说有关的地名，而李峪本身的地名